

我的結婚

郭沫若

上海中央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卅六年一月再版

我的結婚 全書一冊

定價國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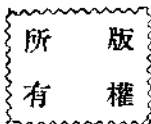
著者 郭沫若

印行者 強華書局

發行者 強華書局

香港荷李活道一百三十五號

代售者 上海中央書店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分售

我的結婚

一

一九一二年，這便是中華民國的元年。

這一年在我是有兩重的紀念：第一不消說就是我們的中國說是革了一次命，第二呢是我自己結過一次婚。

我自己的那場結婚的插話，現在要想起把它追述出來，那真是一場痛苦，一場恥辱，一場悔恨。我自己似乎犯不出要在這已經癒合了的傷痕上再來插進一刀。但這也是那種過渡時代的一場社會的悲劇，這悲劇的主人公，嚴格的說時却不是我，我不過適逢其會成爲了一位重要的演員，我現在以演員的資格來追述出那場悲劇的經過罷。

我自己本來在十歲以前便是定了婚的人，女家和我並非親眷，性質上完全是媒妁婚姻。但這場婚姻在未實現之前便已終結了，因為對方的女士在我十四歲時還在小學裏讀書的時候她便死去了。

由這女士的一死，我便成爲了一位『寡人』，但我自己心中是隱隱引以爲愉快的，我在當時是已經讀過一些新書小說的人，舊小說中的風流，新小說中的情愛，當然是早已把捉着少年人的心坎。那樣的機會在我們當時自然還是水底的明月，鏡中的天，但雖是那樣，大家心裏都隱隱是含有萬一的希望。所以我自從十四歲以後便不願從速的定婚，我的父母在這點上也很能體貼我，我自小學而本府中學而晉省讀書，在那期中每有婚姻的提說我父母都要徵求我的同意；我自己便都以不忙的二字拒絕了。起初的兩三年先後來提婚的人無慮有四五十處，就中當然也很有門當戶對的人家，或有的在前面還是高攀的。同府同縣的門當戶對的人家，除掉這四五十家遭了拒絕之外，以後的兩三年便不免消息渺然了。

一個人是經不得好幾個兩三年的，在辛亥革命的那一年我已經滿了十九歲。在那年的暑假我回家，我母親向我提一件往事。

我們鄉裏有一家姓陳的人，出身十分微賤，因為養酒和開藥店的生意，相當找了一筆錢，鄉裏人都把他當成暴發戶。那人有兩個兒子在高小也和我同過學，高小畢業之後又進了中學，他們的暴發漸漸要變成書香了。當年高小畢業生的資格是『秀才』，一家出了兩位『秀才』，那做父親的當然很高興，他自己便擺起一副『老太爺』的架子；大約他也曾經要求別人叫他是『老太爺』，因此鄉裏人便愈見恨他。

他有一位四姑娘，我們居處同街，在小時常然是看見過的，那大約是有腦症或者前額骨蓄膿症的關係平時在鼻下總愛掛兩條碧龍，因此我們小時候便叫她是『流碧姑』。

誰知那位姓陳的鄉老竟看上了我這位小童，他要把他『流碧姑』仙子來許配於

我。

我們母親對我說：『真是把娘氣壞了，我的兒子就再沒人愛，就做一輩子的繃夫，也說不到他陳家名下來；那姑娘你是曉得的呢——（母親說着便把兩個指頭放在鼻下，我們禁不住便發起笑來）——加以來說話的又是對門的那爛鼻子楊婆——（那是楊三和尚的繼母，梅毒顯然到了第三期，鼻子是已經沒有了，母親平時異常恨她）——真把娘氣得說不出話來』。

提婚已經是二三月間的事了，母親說着都好像還有遺恨的一樣。

我說：『這正是英雄識英雄，猩猩識猩猩，鼻子識鼻子呢』。

說得母親也笑哄起來了。

在母親的憤恨化成笑哄以後，第三段的變化便轉成輕微的感傷。

母親說：『你太選嚴格了。你看這兩三年已經全無消息，你不怕成爲一個繃夫子嗎？』

『我怕甚麼呢？』我說，『就當個繆夫子也不要緊。』

我母親說，『你父親多病，娘也老了。你的兄弟妹子又漸漸要長大成人……』我有一個兄弟和兩個妹子，兄弟和大的一個妹子都是定了婚的。母親的意思我很明白，一方面是念到自己的衰老，想把我們弟妹的婚事及早完成，以了却一般心事，一方面又怕我這位『寡人』阻擋了弟妹的佳期；因此我說『早婚本來是不很好的，但弟妹的婚事也可以不消等我。』

這便是暑期中母親和我的一段對話，在初本來以為是母子間的笑談，但誰知老人對於兒女的憂心才是那樣的真切呢！

暑假過後回到成都，那時正是保路同志會正在波起雲湧的時候，然而鐵路公司方面却是在準備着辦移交的，我們那位在鐵路公司做科員的三哥，就因為要製造種種表冊的關係公務很忙，我每星期至少要到他那兒去一次幫助他。

大約是十月中旬的一個禮拜日罷，成都在罷市的期中，時候是在下午，天氣是

很陰晦的。我坐在三哥的辦公室裏，三哥拿了一封家信給我看。信上是說，母親已經和我定了婚，女家是蘇溪場的張家，是我一位遠房的叔母的親戚，就由叔母做媒；因為門當戶對，叔母又親自去看過人來，說女人的人品很好，又在讀書，又是天足；所以用不着要再得我的同意便決定下來了。

這真是晴天裏一個霹靂，又好像是在暗夜行路中突然碰着一座崖頭。母親是那樣愛惜我的，爲甚忍了四五年的，在這一次便突然改變了方針呢？自己自然是不免有點出人意外，然而要說是絕望却也未到絕望的程度。誠然如母親所說，遠房的那位叔母是可以相信得過的人，她素來是寡言笑的，而且也並不是專門做媒的那種人，所以她的話是十分的可以相信。叔母是知道我的，我的性趣，我們家裏的習慣，她當然很明瞭。女家又是她的親眷，那姑娘是她的表妹，她爲這場親事還特別去看過人來，那女子的性趣，女家的習慣，她當然也應該是明瞭的。據她說，她的表妹如到了我們家裏來，決不會弱於我們家裏任何一位姑嫂，也決不會使我灰心。

她是那樣有信用的人，又有那樣周到的處事，而說出這樣堅決的話，在積憂成病的母親當然是可以不用再徵求我的同意而定奪下去了。母親怕我又是往常的脾氣，一個不即不離的『不忙』便把這段天作之合的姻緣打破。母親自然也還是出於愛惜我的意思，她怕我便真的成爲鰥夫，真的便永遠會得不到一位女人來做配偶，母親的心事，我能夠原諒她。

說到我自己呢？一個人是一個善於適應環境的動物，他會有種種的幻夢來安慰他的目前，在未會定婚之前他有他的夢想，夢想的是幾時當如米蘭的王子在颶風中的荒島上遇着一位絕世的王姬；又當如撒喀遜劫後的英雄在決鬥場中得着花王的眷愛；這樣高級的趁心的姻緣就算不可獲得，或當出以偶然，如在山谷中偶着一株幽蘭，原野中遇着一株百合，那也可以娛心適意。在年青人的心境一般的夢想大都是這樣。因爲他自己的性格都還是一個未成品，所以他不能幻想出要怎樣怎樣的女子才是他理想中的愛人，要怎樣怎樣的婚姻才是理想中的配合，那種抽象的懸擬他辦

不到，但他能置身在一些具體的傳奇事體中，而把那傳奇中的英雄來自行比擬。在年青人的心目中也儘可以說是沒有理想的，他所期望的配偶，或者也儘可以把它一個汎然無內容的美字來包括，要怎樣怎樣的美，他或許說不出來，但他總知道有這樣一種對象，愛與不愛，他是所謂如水到口冷暖自知的。叔母是那樣可以相信的人，她不是說過那蘇溪的姑娘人品又好，又在讀書，又是天足嗎？你還要更苛求甚麼呢？她說不定就是一朵深谷中的幽蘭，或者是曠原裏的一枝百合。而且那信中還說人品和三嫂不相上下，三嫂是他家中最美的人，他禁不住要想到年幼時在竹林下要想捫觸她的手掌的那樁心事來。是的，她或者就是他理想中的人物，他們可以共同的造出一座未來的美好的花園。

就這樣要說是絕望自然說不上絕望，要說是趁心不消說也說不上趁心，他的心機在絕望與不絕望之間遊移，同時也是在趁心與不趁心之間推動。他的心機就剛好像一座去了稱盤機的天秤，兩個稱盤只是空空地動搖。動搖了一會之後自然會平靜

起來，而那時兩頭依然還是空空的。

二

年假回到鄉裏，回到峨眉山下大渡河畔的沙灣。沙灣是有一種特殊的風氣的，便是家家的春聯都要競爭編撰長句。街上將近有一二百戶人家，然而能編春聯的卻沒幾個人，所以結果這一二百戶的春聯，大概便由這幾個人的手裏包辦，這包辦的工作我們家裏的弟兄總是要佔一兩位的，在我們的一些胞兄堂兄出了遠門之後，我便在承繼他們的下手了。

這種工作在當時是很以為愉快的，因為別人家把你請去編寫春聯，當成上賓一樣看待，總要留着你吃午餐，預享着鄉裏人過年用的臘味。

那一年是革了命的一年，於向來用慣了的鶯啼燕語之外又平添了無數的新的材料。我當年怕總共編了二三十副的長聯，我所最得意的有兩付是：

「桃花春水遍天涯，寄語武陵人，於今可改秦衣服。」

鐵馬金戈迴地軸，吟詩錦城客，此後休嗟蜀道難。」

「故國同春色歸來，直欲硯池溟渤筆峴崙，裁天樣大旗橫書漢字。」

民權如海潮暴發，何難郡縣歐非城美奧，把地球員幅竟入版圖。」

這便是我們當時的一些少年人的心理——我現在把這陳腐的兩副對聯寫出，並不是想拿它們來壽世，要用舊式的有火候的眼光來說，它們當然也還沒有壽世的資格，我寫在這兒就是想借來作爲表示那種心理的工具。那時的少年人大都是一些國家主義者，他們有極濃重的民族感情，極蔥蘢的富國強種的祈願，而又有極幼稚的自我陶醉，他們以爲只要把頭上的豚尾一剪，把那原始的黃色大黃旗的商標一掉換，把原始時的政府一推倒，中國便立地可以成爲一隻「醒獅」，便把英美德法意

奧俄等當時的所謂各大強國當成幾個湯團一樣，一口吞下。

命是革了。各省是怎樣的情形，當時我們不甚知道，我們單說四川。四川自從十一月二十五號宣佈獨立以來，在成都不久便起了兵變。在這兵變前後，成都的騷然的情形，我想就是不說也可想出。但那兵變的風潮不僅限於成都，在四川省內凡是有營防駐劄的地方，差不多四處都起了響應。嘉定城是有營防駐劄的，當然也免不了遭了一次大劫，在我回家經過嘉定城時，大約十二月的尾上；兵變後已經半個月了，不怕已經快到舊曆的年關，很多的市面都沒有復原。

兵變的結果是快槍流散在民間。在所謂良民方面買來衛身的自然也有，但大多是流落在土匪手裏。四川的土匪自經保路同志會的煽動，已經由祕密的集團成為公開的隊伍；在宣佈獨立以後，更由荏苒餘孽一變而為豐沛功臣，指導者既無真正的革命人材，現在又得到了快槍到手，四川的安寧從此便不可再問了。

但這些情形在當時都以爲只會是一時的現象，特別是我們少年人，我們的興趣

決不是因為這樣一點地方上的不安寧，過渡時代的不滿意，便會把那醒獅怒吼的一場大夢容易幻滅了的。我自己在小時做文章，很得意的是愛學些子書的筆法，插用些譬語。我記得在嘉定府中學堂時，先生出過一道國文題好像是『選舉不必如官吏』，這是黃公度的在視察了國外初年的議會制度時的一句感想，而他這句感想在當時中國要變法自強的時候却是很大的一種阻礙。黃公度所看見的國外當年的選舉是初由封建時代向資本制度的學步，所以完全呈出一種凌亂的現象；當時是所謂壯士橫行時代，動輒使用刀殺人，以武犯禁，在封建頭腦的黃公度看來，他的批評自然是有的，所謂『選舉不必如官吏』實即立憲制度的初期不如舊有的封建社會之有秩序與安甯。但我當時拚命的駁斥了他。我的文章裏面有一個自以為巧妙譬語是『譬之有人居處於茅廬陋室之中，屋雖頹敗然猶勉強可以躲避風雨，一朝思毀此茅廬陋室而別建高樓大廈，則必毀此舊有之頹屋而重新葺積土石，奠定地基，鳩工庀材以事建築。於斯時也，乃有不安之時期出現，其工程愈大，則其不安之時期愈

久，使彼茅廬陋室之主人乃浩然而嘆曰嗚呼建築之不必如茅廬陋室也，是亦慎矣。黃公度之言有類於是。」——當時文字的大意大抵是這樣，我總之做的是翻案文章，對於黃公度是深加斥責的，很贏得了先生的一段好評語，這種在文章上可以發生的着想，在實際社會的批判上不消說也可以發生，所以革命過後儘管各處有兵變，儘管各處的土匪日漸猖獗，但我定要說這是過渡時代的現象，是毀壞了茅廬陋室，別建一高樓大廈時所必有的過渡時代的現象，我們不能夠因此而悲觀，更不能夠因此而詛咒革命。事實上我也不惟不悲觀，不惟不咒詛，而且在那時候，我和我們鄉裏人還做過一些愉快的事體。

在嘉定兵變過後，快槍散到我們沙灣的也將近有一百來往枝，都是所謂五子後膛；有的是步槍，有的是馬槍。聽說都是從變兵的手中買來的，買的時候起初是三十元一枝，後來又賣到百元，以後大約槍也盡了，人也就沒再買了。在我年假回家時，我們遠房的一位么叔——就是那替我做媒的叔母丈夫——他本是講江湖的

人，是在執掌我們沙灣的碼頭。他向我說，想把場上的快槍通統收集起來組織一個保衛團，一方面可以保衛地方，一方面也可以預防地方上的青年拿着快槍更在別處去爲非作歹。我更極力的慫恿他；不久這個計劃也就實現了。

保衛團的團部設在我們福建人的會館天后宮，團長是舊有的團正一位姓黎的武秀才，軍師是舊有的保正一位姓詹的文秀才，么叔便做了參謀，我們一些在省城或府城裏讀書的人便都做了文牘。場上的青年凡有槍無槍，願意加入的都做了團員。每日提兵操練，出告示，出招兵買馬的檄文，檄文大概都是我動筆做的，時而要鬧些四六體的玩意兒，倒亨不亨的，我現在想起來都覺得好笑。

保衛團一成立有好幾十枝槍，有一二百名的團員，這在鄉中當然是一個偉大的勢力，因此鄰近各鄉遇着有匪難的時候便都來投報我們，我們每每帶領大兵去捉拿土匪，而且每每就地便把他們正法了。

這種旁若無人的態度自然也惹起了一部分人的憎恨，特別是我們鄉中的一部分

土著的四川人。那爲首的姓楊的一家凡事都要和我們客籍人爲難的，我們組織一個保衛團，他們便組織了一個保安團，也同樣的有幾枝快槍，找了幾位姓楊的族上的人來撐持。爲首是那有名的土匪楊三和尚的從弟楊朗生。這人並不是土匪，只是地方上的一位惡地主的兒子，平常總愛恃仗他們楊家的勢力侮辱鄉鄰。他是鄉裏人所稱爲毫強霸道之流，是久爲人所側目的。他組織了保安團，顯然和我們對峙，我們預想到早遲會免不了衝突。當時也有不少流言說他要暗殺我們團體裏的人，特別是么叔，但我們團體的人多，么叔又是江湖上的人，所以他也不能有所動作。

有一天吃中飯時候，楊朗生提着他的隊伍氣勢汹汹的由下場走上場，不一會他的隊伍由上場又零零碎碎的搬運了一些人家的家具下來，楊朗生在後面押着，在走過我們家裏的門口時他朝天還放了幾槍。

他是往上場去搶了人回來的。被搶的也是他們姓楊的人，那是一位孤兒和寡母。因爲那孤兒加入了我們的保衛團，於是他們楊家便給予了他一個嚴重的宗法上